



高郵李氏著

羣經識小

安愚堂藏版

羣經識小者余友李進士成裕之所作也余自壯年有志於鄭許之學攷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遂廵里下同志者卒鮮唯進士與余有聲氣之應晨夕過從無閒風雨市酒一椀園蔬數器抵掌而談莫非古義有所疑則相問難有所得則相告語聞者或訕笑之而進士與余不因之而少阻也歲在丙申余乞假歸進士始哀集說經之文顏以羣經識小又九年而進士沒兒子引之撰經義述聞載進士經說二條一爲子孫其逢一爲濟盈不濡軌皆至當不易之論可謂獨有千古矣今年進士子培紫取進士所撰付梓而問敘於余余

敘

一

與進士交最久知進士最深其學之顛末非余孰從而揚摧之蓋進士好學深思必求其是故不惑於晚近之說而亦不株守前人如臯陶謨之夏擊搏拊禹貢之漆沮甘誓之六卿淇範之子孫其逢邶風之濟盈不濡軌齊風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諸侯封地攷工記之軹轘服之出妻之子爲母檀弓之期而猶哭及悼公之喪左氏傳僖十四年之虢射定四年之豫章其說皆確不可拔其有先儒說本不誤而後儒輒生異義者必申明舊說以決其是非其最爲謏劣者若陳氏之禮記集說及近世之四書講章皆直指其繆不使貽誤後人而各經中

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制皆攷定精審而言之鑿鑿故能以古義之宏濶啟後學之錮蔽使沈溺俗說者一見而失其所守學識通明者一見而曠然大變其發聾振聵之功豈可一二數哉是宜傳之百世使家有其書人知其說則晚近鑿空之論譎陋之學無自而囿學者之耳目而舊說之間有未當者亦得去非從是而不至爲成見所拘矣道光六年五月八日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三

孝臣李先生傳

阮元撰

李先生諱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
郵州祖父皆以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
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先生幼讀書穎異七歲卽知解
經有神童之目十三歲孤旣長博極羣書尤遂經傳與
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興化顧君文子任
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歙程君易田皆
學術擎摩極一時之盛先生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
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
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
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先生營
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
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已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
二學使彭芸楣先生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
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子文學培紫培碧降服培
青克紹先業先生著有羣經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尙書
論毛詩二條辨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諸書而識小八卷
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事事精確不磨發前人所
未發元已刻入

羣經識小凡例

一先君子詩古文辭各擅其長隨時應接不加編集惟耽嗜經學生平所著凡數十種每好與海內同志參得失四方從學者衆攜去者未及徵回故家無定本是集惟據存稿五卷暨附錄二卷補遺一卷共成八卷

一是集首五卷係乾隆丙申歲先君子手訂說經之初本自署曰羣經識小仍其名

一先君子孜孜力學所著不執一是是編各條有仍初本者有復行更訂者亦有已經更訂散佚

凡例

一

他處而家藏仍係初稿者姑就存本錄鑄一得先人訂本再爲校正

一先君子著述甚富是編外有左傳通釋十二卷惟首四卷及十一卷有定稿餘多殘闕俟補葺成編另行授梓

一先君子讀三代書取漢以來諸儒注說無暱好無臆說所著古文尙書論毛詩三條辨歷代官制考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讀史碎金各種多散於江都汪明經中鹽城楊文學輪諸君處家藏十不及二三幾費搜集祇得若干

羣經識小標目

卷一 易

周易篇次

師三爻五爻

輻輳 爻

隨二爻三爻

離三爻

大壯五爻

卦變 百火

衍文

羣經識小

脫字

澤中有火

太極

圖書 爻

設訓為大 爻

直其敬也

先天後天 爻

易逆數也

卷二 書

舜典

教胄子

戛擊搏拊

笙頌

梁岐

恆衛

沮睢

濕水

洿誤爲河

三江

雲土夢

羣經識小

梁州貢道

漆沮

六卿

河南夏都

五邦

羨文

頗義爲韻

子孫其逢

顧命宮室

孔傳

卷三 詩

刪詩

關雎

車字古音

城隅

錯文

河廣

月出之光

敝笱

展我甥兮

羣經讀小

變文協韻

伐檀

無知

公子

笙詩

巷伯

灌溉

替引爲韻

阮共

執競

半句爲韻

卷四 三禮

鄉老鄉大夫

諸侯封地

九數

穎湛

嘔夷

前疾

贊者盥升

筥筭簠

羣經識小

豫榭序

出妻之子爲母

禫或爲導

脫文譌字

請入爲席

飯不從卞

乘邱之戰

期而猶哭

味當作沫

悼公之喪

舞斯愠

九原

樂正子春

春明堂月令

決獄訟

錫齡

錯文

相近

大學中庸

耽

羣經識小

宗廟之禮節

方策

蒲盧

脩身以道二句

華嶽

集說錯誤

卷五三傳

手文

五始

及其大夫

紀譌爲杞

失地稱名

紀當爲已

送媵結盟

虛邱之戍

風馬牛

縮酒

高梁

號射

二注互異

羣經識小

六

城父父城

沈尹

五叔無官

戊爲疾甥

韞不从衣

凡例

三傳

卷六 附錄

論語

孔子生卒

北辰

孝乎惟孝

八佾

繪事後素

使民戰栗

反坫

木鐸

南容

瑚璉

甯武子

羣經識小

夷齊

怨乎

葉公

泰伯

太宰

緼袍

入公門章

圭

帷裳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必與瓜近

君祭先飯

行行

吾與點也

司馬牛

有若對曰節

盪舟

諒陰

卷懷

羣經識小

竊位

五世四世

齊人歸女樂

褻

虞仲

亞飯三飯四飯

權量

卷七 附錄

孟子

河內河東

西喪南辱

轉附朝侮琅邪

萬鎰

齊人伐燕

置郵

夫里之布

持戟之士

季孫子叔疑

之楚過宋

諸侯耕助節

羣經識小

六律五音

事君無義二句

諸馮負夏鳴條

禮爲舊君有服

詩亡

公行子有子之喪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楓棘

淇

華周杞梁之妻

南陽

軻以加其訓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

卷八 補遺

孫譌為遜

金滕大誥康誥

康叔受封

劓則

臬司

軌牡為韻

羣經識小

簡

家伯維宰

誤文

鞞琇有珌

姜嫄

明堂

軫

軾

萬之以眡其匡也

衣裳

兄弟

喪服

喪服大功章爛簡

一溢

醋酢

周尺

占筮

豫章

唐諾伯禽之命

小別大別

羣經識小

論語論樂

一魚二名

葭蒹蒹葭藿葦

羣經識小卷一

高郵李惇著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旣亂之後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子之義

羣經識小

卷一 易

一

附之加以彖曰象曰文言曰而以彖傳象傳文言傳下之義附之令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本朝周易折中旣正其謬而坊間讀本尙仍其故竊謂亦宜改正以示畫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大傳大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哀集一處遂可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莫大焉卽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做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象象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彖曰象曰文

言曰等字猶爲彼善於此也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輿尸王注云宜獲輿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輿衆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輿尸而歸則與或字文義不愜且五爻輿尸與帥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輻輳

小畜三爻曰輿脫輻輳字從車從畝大畜二爻曰輿脫輳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輳輳字皆從車從復謹案輳車椽也輳一名輳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

羣經識小

卷一 易

二

承車箱下扼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輳則在輳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輳字下云本一作輳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輳字下云作畝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輳似人屐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輳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輳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輳無疑且以古音求之輳爲支脂之入輳爲蕭尤之入輳與目韻若作輳則不諧矣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爻係

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

離三爻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若不委之於人養志無爲則至於耋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窮也然君子於天命雖無可如何而處羣經識小 卷一 易 三 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值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謹案疆場之場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

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卽疆場之場若作平易和
易則二于字解不通矣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蓋爲
彖傳中有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尋彖傳
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
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恒二卦曰
柔上剛下剛上柔下本義亦指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
來下柔剛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旣以卦體言則隨之剛
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蹇解二卦本義於

羣經識小

卷一 易

四

蹇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
不欲久爲煩擾則彖辭已明矣此皆不必復以卦變言
者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
下之義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
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尙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曰
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
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爲主於內也若云自訟
來訟之九二獨不爲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
晉睽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
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

爻上也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悉數與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巽下坎剛柔原可以二體言曰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往居三則不得曰得位亦不得曰外矣總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所謂卦變或自乾坤或自六子猶有可說豈有六十四卦旣成而猶曰某卦自某卦來者哉

衍文

羣經識小

卷一易

五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旣釋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字所以別於晉卦旣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不必覆述矣先儒槩疑爲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曰比吉也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爲衍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謹案彖傳皆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比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筮一

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彖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彖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字耳

脫字

需卦象傳行與常爲韻中與終爲韻外與敗爲韻聽與正爲韻末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無韻余友王懷祖曰吉下當有也字蓋吉與失爲韻象傳有先述爻詞而後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

羣經識小

卷一 易

六

乙歸妹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象傳多以吉與失爲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爲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亦不自失也爲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爲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此說誠是余案敬之終吉也也字頓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因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彖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

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龍起澤中皆有火隨之卽其象理自易明或謂日出海中迺其象案海在地中日行黃道相距遼遠其說不可據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羣經識小

卷一易

七

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爲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則將曰易有道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言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卽

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
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
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設訓爲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傳本
義皆訓爲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桃氏云中其莖
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爲
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
工曰中其莖設其後蓋日進無疆不爲銳進之意其說
爲允

羣經識小

卷一 易

八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
篇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
之動直以方也先儒謂政正二字古通用謹案戴記政
字疑是敬字之譌政敬二字音旣相近字形亦近故戴
記敬字譌寫作政後人因戴記之誤更於文言去文作
正耳然鄭注戴記已云政或爲正則其譌誤已久矣

先天後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
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謹案文王之易卽就伏羲之畫而繫之辭非有二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節爲伏羲先天之學而爲之圖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巽西南震東北艮西北以帝出乎震節爲文王後天之學而爲之圖其次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考先天後天之說不見於經其圖之位次所謂後天八卦者方向一依說卦傳文讀易者可不按圖而自知若所謂乾南坤北云云者則直以己意爲之非有本也何以知乾當在南坤當在北乎卽實知其當如此於經又何涉乎至六十四卦圓圖

亦依此法取六十四卦橫圖劈分兩截以合於十二月節氣其牽合安排之迹已自顯然且亦於經奚涉也聖人之經有必借圖以明之者如禮器禮節宮室寢廟之制後人閱之可以明古人之制以通聖人之經若易之圖象卽在畫中此外何須有圖耶若以解說卦傳則天地定位節明八卦之象也雷以動之節明八卦之用也帝出乎震二節明八卦之位也神也者節又申明八卦之用也理本一貫不得截然分作二圖若借說卦傳以立圖則是圖可自爲一家之學不當以之說經考今易經讀本前列九圖朱子本義元本無之其自易學啟蒙

中取出列於讀本之前者後人之謬也且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卽就雷以動之六句而申其義故水火相逮三句卽就山澤通氣三句而申其義其不言天地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用也邵子於前二節則以爲明伏羲八卦於後一節則以爲明文王八卦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

羣經識小

卷一 易

十

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因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有無所謂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却一半耶且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旣成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爲知來之用也必欲強以圖說牽之雖曲爲之說而終不

可通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

卷一

易

十



舜典

堯典及皐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皐陶也古文尙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況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慎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

羣經識小

卷二

書

一

古二十八字其出九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尙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本有舜典其書至晉始亡而西京則藏於秘府諸儒多不得見東京傳習者不過數家又無傳注故永嘉之亂其本遂絕今案論語堯曰咨爾舜五句之文可謂精絕當爲古舜典之言而何晏集解孔鄭皆無之何歟觀子小子履下孔注反引墨子爲證則知孔注之僞矣豈何氏失采歟

教胄子

堯典云命汝典樂教胄子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

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
育子是也俗本多改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教育子
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作育也

夏擊搏拊

今孔傳云夏擊祝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曰夏敔擊祝鳴
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誦詠詩章又云以祝敔是
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
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氏以夏擊鳴球三者
皆總下樂操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操耳四器不操
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己意圓之若

羣經識小

卷二書

二

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通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
夏擊便可以爲祝敔者且祝以合樂敔以止樂旣首言
及之下文不當復衍祝敔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
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清與堂下之
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搏拊中實以糠則其聲不
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
遽及傳以夏擊爲祝敔誤矣疏以鳴字冒下球搏拊琴
瑟亦不辭不若鄭以夏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
案琴瑟難言夏擊竊謂夏擊止貫下鳴球搏拊二者若
讀至拊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

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戴記明堂位之拊搏樂記之會守拊鼓皆謂是也尙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云拊革著以糠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搏拊與戛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搏拊之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蔡傳因之又引葉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

羣經識小

卷二 書

三

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爲證蓋以笙與鐘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間歌釋間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擊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葉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鏞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間縣東方鐘磬謂之笙鐘笙磬西方鐘磬謂之頌鐘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間若禮器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蓋笙頌二字以音近而誤爲鏞則鏞字卽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鐘當之亦不得專指頌鐘也笙字亦該鐘磬二者不得以列管匏中之笙當之也

梁岐

治梁及岐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狐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蓋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冀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羣經識小

卷二

書

四

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爾雅及左穀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案春秋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在少梁其爲晉地甚明況自馮掖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恒衛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謹案漢志代郡靈邱縣班氏自注云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代郡鹵城縣注云虜沱河東至參合

合當作戶

入虜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夫以并州之二大川禹貢不志恒之入滹衛之入滹洹源流不過數十里而禹貢志之殊不可解蔡傳又引薛士龍之說曰恒水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合滹洹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薛氏合滹水合滹洹之說甚確蓋卽水經注所謂二水合流互受通稱者也志恒衛卽志滹洹矣但下皆云入易水猶未盡合案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滹自下滹易互受通稱矣易水源短滹洹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恒水出真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羣經識小

卷二

五

滹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衛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洹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沮睢

灑沮會同蔡傳據自河出之灑以釋灑水誤矣

詳爾雅釋水條

下又疑睢水卽是沮水案睢與沮南北縣隔禹貢亦不載睢水其譌已甚卽以字音言之睢字從目佳聲讀若雖沮字從水且聲讀若疽二字殊屬風馬字形又不相近何乃致疑

濕水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載未詳其地也謹案水經注所敘漯水源委分明蔡氏云未詳其地者疏也但諸儒言漯水者多說成兩水則由誤會漢書之故漢志東郡東武陽注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注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東武陽爲曹州府之朝城縣漢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其地在東武陽東北約五百里釋地者誤於漯水所出之說謂漯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

羣經識小

卷二書

六

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閻百詩四書釋地亦云漯者河之支流也止云水名安知非漢時出高唐之漯水乎如此則高唐自有一漯水此河之支流至高唐而與之會也不知漢志兩處言雖不同而其水則一惟不明河道遷徙原委故解說不通耳今以禹時水道言之則漯自受河於黎陽河之經流自黎陽而北漯川自黎陽而東所謂灑爲二渠者是也自周定王時河決而東數十里至長壽津乃北行津以西漯川遂爲河所占而其地猶近至漢成帝河決館陶以至永平時王景導河東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

潔別而行潔川之南武陽以西潔川舊所行之地皆爲河所占而東武陽爲潔受河之始矣河又迤邐東北行至高唐縣界復絕潔而北東行至潔沃入海而高唐遂爲河潔交橫別流而出之地矣然則地志言潔水所出者謂潔水至高唐出河而東也其所謂出乃復自河出非別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程大昌言此乃漢河者亦謂潔受河於武陽乃漢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時之河由宿胥口北行東武陽高唐皆非河所經之地潔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於東武陽矣

潔字本作濕從水巛聲俗改曰爲田省絲作系而濕字遂與燥溼之溼混而爲一案漢志平原郡有潔陰縣干乘郡有潔沃縣皆因潔水得名字本作濕因濕溼相混遂訛濕沃作溼沃離其宗矣

澇誤爲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史記漢書竝同而淮泗無入河之道蔡傳因引許氏之說謂由澇由沛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沛水澇水乃鴻溝既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沛水卽湖陵入泗之澇泗水南流合澇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澇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澇從水苟聲案此則字本作澇隸書譌寫作

潯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既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尙仍其舊且本解潯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沛水篇言潯水過湖陵縣南酈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潯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潯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潯水上通沛下通泗青州言達沛此言達潯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疑

三江

禹貢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揚州云三江既入周禮職羣經識小

卷二書

八

方荊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川三江蓋荊州止有江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舍三江之大川不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

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入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蓋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既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乎不思甚矣

荊州言朝宗於海則并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旣入則并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別而羣經識小

卷二書

九

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渭洛入河可比故渭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共爲一瀆而旣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酈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

雲土夢

雲土夢作又古本原作雲夢土作又故傳云雲夢之澤
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畎畝之治自唐太宗改
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
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
宣四年邠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
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
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
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
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蘄州蓋所謂方
羣經識小

卷二

書

十

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固不得強分爲二地也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入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冀州之貢道無
與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
無與厥貢鏐鐵銀鏤砮磬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
琅玕一也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
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一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
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
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一也或曰經文於梁
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

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猗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卽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皆在豐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

羣經識小

卷二書

士

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入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祿祿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卽濁水程氏

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蓋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旣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掖北夫旣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騎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闕駟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漆沮卽馮掖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與渭並列周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羣經識小

卷二書

七

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主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旣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其本矣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鄉大夫非分職之六卿也其

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鄉大夫亦未嘗以爲六卿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其爲司徒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官也賈疏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爲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則此所召之六卿卽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強傳鄭氏之說自尋無限

羣經識小

卷二

十三

葛藤耶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爲之臣仲康之立蓋僑國河南而未
能返於安邑其說良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
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爲夏太康所築
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
曰相奪子享則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蓋羿泥雄據西
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五觀之地在今觀城縣
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鬲氏在

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泥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孽。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爲甚難。而其績爲甚偉矣。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圮而遷也。索隱曰邢音

羣經識小

卷二書

七

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爲一矣。其所以混爲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爲一地也。如謂一人之身不當再遷。則蕩析離居。將聽之乎閭。百詩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爲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

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旣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

數之惟有亳相囂耿四處知此旣毀於耿更遷一處盤
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
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
以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案疏說
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太史公
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
謂遷邢卽邢州也且仲丁河亶甲盤庚諸篇皆爲遷都
而作則祖乙亦卽言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
也且曰脩德以禦之亦是意爲之說盤庚當日何不脩
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正義
羣經識小

卷二書

五

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羨文

洪範于其無好德蔡傳云于其無好德之人王懷祖曰
史記載于其無好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
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
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蓋是節昌字與上明
字爲韻穀字與家辜字爲韻好與咎爲韻余案音義兩
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蓋因上節予攸好德之
文而誤耳

頗義爲韻

無偏無陂陂字古本作頗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頗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議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爻陸字作遠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頗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婆

羣經識小

卷二

書

士

子孫其逢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連讀謹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音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疑

顧命宮室

讀顧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南門應門也其曰畢門路門也曰牖間南嚮爾雅戶牖之間謂之展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卽儀禮左房左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卽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

東西之兩墉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既有南嚮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卽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西房東夾西夾皆混而爲一矣有是理乎今據儀禮宮室之制正之西序東序之坐在序內東西嚮西序東序之寶當在坐北西夾之位夾室前西房東房在室之西旁半在堂之後半在兩夾室之後則堂室房夾皆歷歷可指矣公食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云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又云宰東夾

羣經識小

卷二書

七

北疏云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房之制南北短而東西長東房之東則東夾之北也謹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又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似夾室當在房外鄭注謂東房在夾北者以籩豆出自東房宰當立於房中也如此則東夾室在東房之前東序之外西夾在西房之前西序之外東序在東房前略居其中而別之中其東爲夾室序之西則屬於堂也房與夾室一在北楹之南一在其北房與夾室之間必有墉以隔之不得混而爲一也

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蓋王肅所托今案是書旣非漢以前人所作漢以後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釋文曰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類孔氏故取王氏從春徼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不知其本出一手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出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後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

卷二

書

九

羣經識小卷二

刪詩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誤矣卽刪詩之說亦非孔子攷訂詩篇使之得所則有之刪則未也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刪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衛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刪所刪者何等詩耶騶虞麋首采蘩采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節夫子獨刪去麋首何也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詩不止於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數夫子豈取旣刪之後以爲言而曰人誦我所刪之三百乎必不然矣

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止存其五所亡者多矣倩盼唐棣二詩見於論語孔子時尙未亡而不在三百篇者或亡於夫子之後與若謂夫子刪之則素絢之旨嘗與子夏發明之室是遠而亦與遠莫致之同耳獨刪此篇何耶耶觀南陔六詩則此二篇亦不足怪矣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志在進賢哀窈窕思賢才以爲君子之善匹是其德也思得賢女以共承君子正與不

妒忌之德相合以義會之其爲后妃所自作與卽以爲
詩人所作亦是代寫其意二章輾轉反側云云皆從后
妃意中寫出也集傳謂宮中之人所作不知所謂宮人
者何人乎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屬之文王乎抑
宮人自謂乎以宮人爲妾媵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
娣與夫人偕來或有幼而待年於國者不應夫人未得
先有妾媵也以憂思屬之文王則親迎于渭正在文王
初載不必有寤寐反側之憂也若屬之宮人則文王是
時方爲世子世子之宮不過師保賓友郃陽渭涘天作
之合亦不必勞左右摯御之憂思也反覆思之不得其
莖經識小 卷三 詩 二

仇矣

車字古音

釋文曰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
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
有居音謹案韋昭之說非也古無今麻馬一部聲音車
字皆讀若居此章王姬之車與華古音敷爲韻采薇四章

同北風三章與狐烏爲韻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何

草不黃末章與狐爲韻卷阿末章與馬古音姥爲韻韓奕

三章與屠壺魚蒲且胥爲韻江漢首章與旃舒鋪爲韻

易睽卦上爻與孤塗弧爲韻困卦四爻與徐爲韻皆其證

城隅

考工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三者城隅爲最高故傳云城隅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鄭注考工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賈疏云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城隅及闕皆有浮思刻畫爲雲氣並蟲獸者也浮思一作罘罘釋名云罘罘在門外罘復也罘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罘罘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罘然也集傳云幽僻之處似非

錯文

竹竿二章遠父母兄弟檢古本本作遠兄弟父母母字古讀若米與上右古音字古音正合今監本弟字下仍有叶滿彼反四字滿彼正與母字古音合可知朱子所傳之本仍作遠兄弟父母後乃誤倒其文耳亟宜改正

河廣

衛都本在河北至魯閔公二年渡河而東遂在河之東

羣經識小 卷三 詩 三

南河廣篇乃夫人思宋襄公而作襄公以魯僖公九年立則在衛遷都後而猶以河廣見義殊屬不合然案宋桓公之立在魯莊公十二年則夫人之歸當在衛未遷都之前其作此詩蓋傷己之見棄不盡思襄公卽以爲思襄公亦不必在襄公旣卽位之後序云思而不止可知其不一思也

月出之光

傳云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然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後若如傳說則以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前矣集傳又云心常恐

羣經識小

卷三詩

四

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案蒼蠅之聲與雞鳴不相似也所以作此解者以次章月出之光在東方明之前且月光與東方相似故爲此迂迴以使二節相合其實義多不可通也李厚庵引印古詩話云古本作日出之光蓋日月古字相近遂致譌誤案如此則二節下二句皆進一步說言非特雞鳴也已聞蒼蠅之聲矣非特東方明也已見日出之光矣於儆戒之意實爲脗合古者人臣朝君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儆戒之時非必眞見日出也但言其時之迫耳天將曙而月出惟晦前二三日爲然不若日出之有常期也未節蟲飛薨薨蒼蠅

卽在其中皆將旦之景也疑前二節促之使興此或方興而語之耳

孔疏謂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依集傳則二章上二句乃夫人告君之辭下二句則詩人敘其事耳今案文義三節通篇皆夫人之言也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箋以歸止爲初嫁於魯皆刺桓公不能制文姜也集傳以爲刺魯莊公而以歸止爲歸齊謹案以歸止爲初嫁似無可刺集傳作刺莊公較長然

羣經識小

卷三

五

歸止乃歸魯非歸齊也春秋於文姜之事屢書不一書自與桓公如齊以後凡十書其出而未嘗一書其歸蓋旣不可以告廟故史亦不得書也然有出則必有歸載驅刺文姜之淫於齊也敝笱刺文姜之自齊而歸魯也桓公遇害於齊禍始於夫人夫人不可以歸旣歸爲公論所不容復孫於齊自後又不可以歸其他與齊侯淫於竟上皆不可以復歸魯人若能以禮絕之則可矣而文姜方且挾大國之勢多其扈從如雨如水魯人聽其出入而終不能制此詩之所以作也槩作歸齊似與載

驅章無別

展我甥兮

序云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集傳亦曰此詩人之微辭也謹案此說與公羊傳合而以春秋經斷之則公羊之說非也文姜歸魯在桓公三年莊公之生在六年公與夫人如齊在十八年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同非吾子之譖何自而來本無嫌疑詩人亦何所用其微辭哉案爾雅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莊公忘父之讎結婚於齊於內則丹楹刻角於外則觀社納幣盛飾威儀侈逞技藝齊人見之歷贊其美以為信足為我之甥而刺譏之意自在羣經識小

卷三 詩

六

變文協韻

陟岵三章其第三句皆讀至役字句絕謹案首章子字與己止為韻次章季字與寐棄為韻三章弟字與偕死為韻當讀至子字季字弟字句絕而以行役二字屬下句向來讀者皆誤集傳云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其說雖妙然看來只是變文以協韻耳

伐檀

伐檀三章首三句言所用之不當其材也次四句譏在位者之無功而受祿也未二句以君子規在位之貪鄙

也義本直捷集傳似太費力

無知

檜風樂子之無知集傳云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是以知爲知識之知謹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毛傳訓與之同郭注爾雅亦引詩爲證蓋古之訓詁如此且此章作無匹解與二章三章無家無室正同卽作憂亂之詩於義亦合

公子

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

羣經識小

卷三詩

七

云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謹案毛鄭解傷悲同言公子亦同皆以公子爲幽公之女公子但傳以歸爲采蘩而歸鄭更訓歸爲嫁與上傷悲更爲融質正義云貴賤雖異感氣則同是也若以公子同歸爲嫁於公子則采蘩之女亦不勝其多矣思歸公子已屬妄想更計及於遠離父母不太蚤計乎竊謂懷春傷春皆女子自有之情但能發乎情止乎義禮則如玉之女可不爲強暴所陵采蘩之女不害其風俗之厚也其曰殆及公子同歸則與幽公之女同勤蠶桑抑又可知案公之女亦稱公子正義引公羊傳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是也左氏傳亦有之桓三年傳曰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曰女公子觀之皆其證

笙詩

南陔六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孔子歸魯論其詩雅頌各得其所此六篇當時俱在子夏得爲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與衆篇之序合編故得存也朱子用鄭氏之說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也謹案儀禮及經傳惟堂上曰歌以瑟聲清越不掩歌聲也若合之笙管鐘鼓則曰笙曰管曰奏諸言笙言管言奏者皆有其辭此獨無辭何也且不必他證卽以合樂三終言之孔疏鄉飲酒文曰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三詩亦是堂下笙吹亦有其辭而此六詩獨無辭乎且旣無其辭亦不必以此六篇備三百十一篇之數矣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則是詩卽寺人所作不必原其所以爲寺人之故也爲寺人者豈盡由遭讒而被官刑與抑旣爲寺人遂無遭讒之事

與

天官之屬雖有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別統言之則皆曰寺人瞻卬三章云時爲婦寺是也此寺人卽是巷伯鄭箋以爲二人似太拘

濯漑

洄酌篇可以濯漑毛傳漑清也王懷祖曰上章可以濯壘壘尊名也漑亦當爲尊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壘祭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祿事用概凡醜事用散鄭注云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賈疏云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羣經識小

卷三 詩

九

之義然則社壇用壘祿事用概壘概皆尊名也故云可以濯壘可以濯漑實爲確解案周禮大宗伯注漑祭器釋文云漑本或作概漑概古二字通也

替引爲韻

詩古音有絕不可曉者如召旻五章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替與引實不可合故顧氏炎武詩本音亦闕之今案替當讀若聽離騷經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脩姱以鞿羈兮眷朝諝而夕替詩與引叶騷與艱叶同在真文一部也

阮共

毛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以阮祖共爲三國者用魯詩說也其所以用魯詩說者以下侵自阮疆爲周侵阮國之疆因以以遏祖旅解爲祖國之旅遂並共解作三國也今案祖往也祖旅祖字承上侵阮祖共之祖不必爲國名而阮疆乃周與密接界之地亦非國名則阮與共宜皆爲周地戴氏云侵阮祖共猶云侵鎬及方云爾下侵自阮疆戴氏疑侵乃寢字之譌蓋因上侵阮之文而誤此節言周既克密而遷都之事則陟岡以望岡陵泉池無敢犯我因卜吉而遷都焉其說亦精毛以阮爲周地鄭以密距周侵阮祖共之命朱子作詩羣經識小

卷三 詩

十

集傳始以共爲阮國地名而蒙引以文王爲方伯密人侵阮爲距大邦可謂杜撰蓋旣未讀鄭箋且並未會下節經文也前明人解經往往如此

詩集傳旣知密在寧州程邑在咸陽乃云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豈非徙都於密乎

執競

序以執競爲祀武王朱子因有成康字而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說之得失吾不敢定但如集傳之說不知是詩將用之牲祭將用之祫祭與用之牲祭則其辭夾雜用之祫祭又不止三王也若以洛誥烝祭歲之文例之

則彼乃告周公留後之事非常祭也且文王武王開基之主又豈成康比邪

半句爲韻

顧亭林言詩有半句爲韻者有瀟濟盈有鷺雉鳴瀟與鷺爲韻盈與鳴爲韻嘗以其類推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與悠爲韻

蕭古讀若脩詩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又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愠我寤歎念彼京周是也

鳴

與旌爲韻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與噦爲韻正與冥爲韻萃萃萋萋離離喈喈萃與離爲韻萋與喈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與積爲韻疆與倉爲韻易歸妹上爻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與羊爲韻實與血爲韻禮記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與坐爲韻右與起爲韻

右古音以

亦其類也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

卷三 詩

十一

高郵李惇著

鄉老鄉大夫

地官序官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注云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謹案鄭氏以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自此而外無別有所謂公者三公之數又與六卿相符且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或三公兼掌其教也而其說多不可通六官分職此旣隸於司徒則皆司徒之屬官也三公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一

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且三公亦無定員卽六卿兼之依尙書周官篇則三公且不必備矣此六鄉如何能合耶竊謂此鄉老鄉大夫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曰公曰卿尊其名耳非朝廷之公卿也豈獨公卿卽下文州長等之爲中大夫下大夫亦厚其祿秩如大夫耳不然六鄉當有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安得如此之多耶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亦然不然豈天子止六卿而后乃十二卿乎且如周召分陝三公二伯卽在六卿中成王傳顧命時召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司馬爲太師毛公以司空爲太傅召公畢公

又分司二陝又主各方諸侯職尊任重恐無暇兼與六鄉之教也鄭氏泥公字字面爲是解釋誤矣然鄭氏雖以鄉老爲三公而未嘗以鄉大夫爲六卿故賈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其說諒哉後儒乃因鄭說循例以六卿卽鄉大夫蔡九峯氏且據以釋甘誓之六卿展轉牽合失之愈遠矣

注云老尊稱也其說甚當卽公之稱三達尊皆得稱焉史記新城三老董公漢書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二

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有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方言凡尊老周秦晉隴謂之公此鄉老或致仕尊官或鄉黨重望故尊之曰公旣無職掌則其人亦不必備也

州長職云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注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案此益知非在朝之三公六卿也若三公六卿則不當卒於州蒞其事者亦非州長矣

夏官序官云王六軍軍將皆命卿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釋曰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

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以下有武者今出軍之爵
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
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卿時尊卑
而言故知因遣其鄉之官而領之也謹案經言軍將皆
命卿則六軍之將卽六卿爲之無煩於選惟六軍之吏
師帥旅帥以下以六鄉之吏爲之則必選其有武德堪
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賈釋謂在鄉爲鄉官在
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
不得爲軍吏是也蓋古者文武合一旣爲六卿則皆有
武德惟鄉吏乃可言選也注選於二字包下爲言也賈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三

釋尙未清出便使後學日迷

諸侯封地

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
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
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次
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人多是孟子而非周
禮不知孟子所言特其畧耳封國之制卽不盡如周禮
所云然其時自有數大國如宋爲王者之後齊太公之
元勳懿戚魯伯禽衛康叔之親且賢自當卓越等常必
謂儉於百里則誤矣考之經傳宋地自今歸德府東南

至徐州齊地自今青州府西至濟南東昌魯地自今兗州府南至海州衛地自今懷慶府東至濮州大率皆跨五百餘里之地賜履之文見於左傳大啟之說見於魯頌淇泉帝邱見於詩及春秋商邱彭城見於春秋經傳豈盡由吞并而始大乎證據顯然不必細算田賦出車之數參以山川附庸之說爲此紛紛議論也

史記漢興諸侯年表云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斯說得之

九數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四

先鄭注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謹案賈疏止釋重差句股而不及夕桀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疏又云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今監本三者並載蓋後人因馬注而攙入耳

潁湛

職方荊州其浸潁湛鄭注云湛未聞謹案襄十六年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解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云湛水出隰縣北東南流歷父城東南水北山有長阪故有湛阪之目又東南逕浦

城北又東入汝水名地境皆與經符而鄭不之及者豈謂是水不足以當之與抑如道元所謂偶有不照與

嘔夷

并州其川虜沱嘔夷鄭注云嘔夷所夷與出平舒謹案嘔夷非所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胡氏渭曰漢志代郡平舒縣注所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水即濕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舒則大同之廣靈縣縣南有壺流河即古所夷水源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澆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澆河東至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水經注曰澆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作高是即嘔夷之水也蓋嘔澆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澆河也并州之川惟此與虜沱相埒鄭氏以所夷當之疑誤

前疾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鄭注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謹案前疾疾字今本經注並譌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蓋訓疾為胡以其在軹前故曰前胡詩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作前侯侯猶胡也論語邢疏引周禮亦作

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考古韻侯本音胡當在魚
虞部詩載馳與驅爲韻羔裘與濡渝爲韻無羊餼字與
具爲韻行葦鏃字與句樹侮爲韻下及漢賦猶然故喉
隴亦謂之胡隴蓋二字音同也今本作疾蓋與侯字字
形相近而譌

又案說文軌字下注云車軌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
當前軌則字當作軌然先鄭所謂前胡亦與軌相接義
皆可通若前疾則費解矣

贊者盥升

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鄭注云盥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六

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謹案上文云設洗直於東榮則洗
當在阼階東鄭不當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也盥之
當於洗西者以贊者隨賓入門當由西方之陳主人之
兄弟立於洗東贊者之盥自當由洗西也升之當由賓
階者以賓在西序贊者隨賓升降皆當由賓階賓之盥
由賓階升則贊之盥亦當由賓階升也鄭氏恐人以洗
在堂下之東立又在東房中誤認由阼階升故曰由賓
階升也然盥之當於洗西與升之當由賓階自是二義
鄭氏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之義殊爲不協汪稚川
曰經文於洗西三字當是後人誤取注文混入其經文

也 云贊者盥升故鄭以於洗西釋盥字以由賓階釋升字

管筭簠

昏禮婦執筭棗栗鄭注云筭竹器有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管筭簠矣賈疏云如今之管筭簠者此舉漢法以況義但漢法去今已遠無可知也謹案說文口字注云口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又云口或作筭口盧卽筭簠也又云盧飯器也管筭也筭飯器也然則筭卽管筭卽筭簠也急言之則曰管徐言之則曰筭簠耳

豫榭序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七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云豫當作榭周禮作序謹案榭字今音與豫序若不相近而古音讀若豫豫榭序三字音相近故彼此參錯互異而其義一也榭字從射得聲射字古音亦讀若豫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作字諧聲者十之七八卽訓詁亦多取音相近者春秋經文三傳參錯亦多因音近而異不知古音遂不知其譌異之故且亦不見古人訓詁之妙矣

出妻之子爲母

喪服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其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子夏引舊傳以

解己意也下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鄭注無文賈疏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爲舊傳之文與尊者爲一體二句爲子夏之傳顧亭林又謂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爲經之正文與尊者二句乃子夏之傳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當另爲一條而今本誤連之也謹案子夏本引舊傳以證已說賈疏反以與尊者二句爲子夏釋舊傳之文誤矣然案經文但言出妻之子爲母不必言爲父後而無服者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似傳文不似經文竊謂此二條皆是子夏補出皆引舊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八

傳爲証文法絲毫不爽則兩條並子夏之言兩引舊傳無可疑也又檢後總麻條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蓋知與尊者二句的是舊傳之文顧氏之說亦誤也

禫或爲導

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亦云禫或皆爲導導禫二字音相近檢說文丙字注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案導服卽禫服也是知古禫導二字通而近世字書皆未之攷也

脫文譌字

顧亭林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綬
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
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性
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
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案昏禮一條顧云頓有
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今檢朱子儀
禮經傳通解有此十四字知朱子時尙未脫也下有注
曰姆教人者四字不知此四字外別有注與疏否也鄉
射一條檢明鍾人傑刊本尙有此七字又案覲禮中天
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鄭注云乃猶女也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九

今監本及諸刻本邦字皆譌作拜字文義全不可解亟
宜改正

請入爲席

曲禮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鄭注云爲猶敷也
下云然後出迎客客固辭鄭注云讓先入正義云主人
請入爲席者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
後出迎客者入敷席竟後更出迎客也客固辭者再辭
不先入也謹案聘禮君使卿歸饗餼於賓賓迎於門外
及席門賓揖俱入又賓見主國大夫及席門大夫揖入
士相見禮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

門右賓奉贄入門左皆無既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之事竊謂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當作一句讀謂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先獨入敷席然後出迎客也此時主人實未入故下云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謂客固辭主人之先入爲席於是主人乃肅客而人也蓋主人嚮已正席今客至門而又請先入爲席所以示慎也客固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爲席非辭己之入也禮入門亦無固辭之文疑注疏之說誤也

飯不從卞

三飯釋文云飯扶晚反下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十

食旁作反扶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謹案說文飯字本從食反聲注釋家作實字用者則讀扶万反作活字者則讀扶晚反非有兩字也後有食旁作卞者蓋後人惡反字而改作卞也正猶汜水之汜說文亦從水反聲後亦改作汴人見汴字諧聲更直捷故不能返其本耳

古文無卞字卞字卽弁字之譌弁字篆文作𠄎漢人寫作弁後又寫作兀隸字從省遂寫作卞字形三變而字則一也弁初爲弁冕之弁象形也後用作弁急之弁則取弁音後人因弁譌爲卞遂分作兩字非也飯字本從

反得聲不從弁故說文無餅字

乘邱之戰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綬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注以敗績爲大崩末之卜者言卜國微弱無勇也謹案春秋莊公十年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則是戰魯未嘗敗其曰馬驚敗績者乃車之敗非軍之敗也因馬驚而敗績其爲車敗可知賁父他日不敗績云云語意自明若大崩豈專咎御者之無勇乎古人車敗亦曰敗績襄三十年傳曰則敗績羣經識小卷四三禮十一厭覆是懼是其證車敗是御者之罪與右無與賁父覆車而言卜國之無勇殊不相及考古者出軍御與右皆卜周禮箬人八曰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史記晉世家晉卜御右慶鄭皆吉是也竊謂末之卜者言未嘗卜其吉耳公意本責賁父賁父亦遂自責赴鬪而死後因浴馬而知非其罪遂誅之似皆指賁父一人二人皆死之說亦非定論也

碁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碁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卽上條門人問於子思謂子之先君子喪

出母者是也顧亭林謂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謹案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伯魚旣爲夫子之後則不當爲出母服仍爲服期者伯魚之過禮也至期而猶不除則更過矣故夫子曰嘻其甚也前此過禮而夫子不禁者聖人善體人子之情不忍奪之也聞父言而遂除者伯魚自知其過也若論喪禮自以子思爲正顧氏因出母之喪爲父後者不當服而疑此條爲父在爲母果爾則夫子自有期服伯魚當從夫子而除矣且親喪外除雜記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七

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今時方及期夫子何至責其過甚而使之急除哉

味當作沫

瓦不成味鄭注云味當作沫沫醢也王懷祖曰釋文云沫亾曷反其音非也亾曷反則音末說文云沫洗面也從水未聲或作頽又作醢故鄭注云沫醢也內則云面垢燂潘請醢書顧命云王乃洮頽水漢書作王乃洮沫水味沫聲相近故鄭注云味當作沫是言足正釋文之誤余案說文沫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音末其字從本末之末與此從午未之未者迥別左傳曹劌史記作

曹沫沫字亦當音誨索隱讀爲末亦非也

悼公之喪

悼公之喪一條自食粥以下先儒以爲皆敬子之言謹案昭子訪於敬子敬子答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不以情居瘠之說而斷然食食玩其文意吾三臣者以下當是昭子答辭中間少一曰字耳古書問答之語如此者甚多

集說引應氏曰季氏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子細繹之殊不謂然三家之勢季氏最橫孟氏最弱敬子承昭子之問而言其不能居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七

公室且曰我則食食專斷甚矣於情事殊不合且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當不至無忌憚若此

舞斯愠

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正義云愠怒之生由於舞極此以意爲之說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有舞斯愠句并注皆衍文說較勝孔疏

九原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

確後人汎用已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卽古原字故注亦讀爲原釋文云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爲錯誤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悔其過禮也自吾母二句自言其情也先儒解情字泥作情實之情於義似短

有過而能自悔兼能自暴其僞固不害其爲賢然當哀痛迫切之時猶有作僞之心則或中人以下者有然子春受教曾子下堂傷足深以忘孝之道爲憂當不至作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十四
僞如此

明堂月令

月令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今月令者呂氏春秋是也謹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鄭注云今月令無于時而呂氏春秋有于時字母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云今月令作爲爲詐僞而呂氏春秋仍作作爲然則孔說非也考之漢時有明堂月令鄭注於淫雨蚤降下云今月令曰衆雨說文霰字注引

明堂月令曰霰雨命漁師伐蛟下注云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說文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舫榜音相近固封疆

下注云今月令疆或爲璽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璽然則鄭注所謂今月令卽明堂月令非呂氏春秋也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

決獄訟

命理贍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釋文作審斷決下注曰一云斷絕句決字下屬謹案傷創折斷四者一層重一層上四句皆二字句下四句皆三字句截然整齊今皆讀審斷決爲句獄訟必端平爲句審斷決三字同義且與下嚴斷刑犯複獄訟上去決字則端平二字亦無所屬矣亟宜改正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五

錫齡

文王世子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說者皆知其妄矣今案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亦妄也成王踐祚書曰冲人邗晉應韓皆成王之弟豈武王諸子皆生於八十後乎邕姜爲武王元妃其年亦當相並成王叔虞皆邕姜子於理更不可通中庸言武王未受命蓋武王克商後六年而崩言其以暮年受命非謂耄耄之年也注家因此致誤遂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愈失之矣

史記周本紀武王旣克商告周公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如其說武王克商年尙未六十

亦一證也

錯文

樂記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謹案以敬四海之內句文義不協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亦與上下文俱不合蓋錯文也集說引應氏鏞之言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其說甚佳愚謂四海之內四字或當在以敬上其文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似更明愜

相近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六

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云相近當爲禳祈蓋相音與禳近近古音記與祈近故鄭氏以爲禳祈蓋以音之近而誤也陳澧不知古音疑相近禳祈四字音義皆不合故以己意改爲祖迎謂是字畫之誤案篆文相作祖祖作祖近作𣪠迎作御字何嘗相近乎

相禳皆在陽韻詩杕杜近與偕邇韻崧高往近王舅鄭亦云近音記陳氏誤改相近二字猶不知術遂同音而改學記術有序作州有序也

集說又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謂送之亦必有其禮亦是意爲之說四孟之月迎春迎夏迎秋迎冬

皆導迎其氣也豈必有迎卽有送乎

大學中庸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
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數百
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
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
疏本尙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
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
後海之義

耽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七

詩釋文湛啟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宗廟之禮節

鄭注云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
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
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
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旣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
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謹案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以儀
禮特性少牢饋食參之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
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
同姓則爲兄弟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其長者爲長兄弟

餘爲衆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以此言之則所謂序昭穆者言子姓在阼階之東次立之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爲一班不相混亂也集注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言室中祖考之位也子孫亦以爲序者言此次立之禮也所謂序爵者兼同姓異姓而言其異姓以貴賤爲序固不必言同姓之有爵者亦以爵之貴賤爲序鄭引文王世子所謂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是也惟無爵者及爵同者則依昭穆爲次耳若如蒙引以序爵爲異姓則同姓之中獨無公侯卿大夫乎若有之而不以爲序不與文王世子之說背乎序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六

事亦以其官別之鄭注引周禮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是也蓋周人貴爵所能卽於位別之所謂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旅酬者祭之事主於事神然神必降福故主人獻食酌尸之後有尸嘏主人主人受嘏之事主人必行神惠故尸爵既止主人主婦致爵主人獻賓及衆賓之後有主人堂下設尊酬賓及兄弟之事又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故嗣子舉奠之後有賓與長兄弟相酬衆賓及衆兄弟相酬交錯以徧之禮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

黨惟己所欲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賤也逮賤有二義弟子以有事爲榮一也無算爵時弟子亦在相酬之列得分神惠二也祭畢而尸謏歸尸俎異姓助祭者亦歸俎同姓則留與之宴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所以尊賓客親骨肉是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詩所謂樂具入奏入於寢也

方策

方版也策簡也古者大事書之於版小事簡策而已其材有木竹之分其式有廣狹之異左傳序正義云簡之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九

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是也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簡止容一行故以兩句爲對也書酒誥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其說未確大抵策之長短靡定簡則二尺四寸耳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至簡中容字多少亦無一定大抵少或八字多或三十字不等也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

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三家之所脫者中古文有之而其所多之字與簡數悉合所以證中古文之足信也而每簡之止容一行亦可證矣簡狹而長編簡者當於簡頭爲孔按其次第以韋貫之夫子讀易韋編三絕是也

蒲盧

詩毛傳云果蠃蒲盧也故鄭注以蒲盧爲土蠹說文所謂細要土蠹者是也釋文亦云今之細要蜂也一名蠃螭此自不易宋沈括以爲蒲葦殊爲創解朱子采之或謂與樹字關合邪但古人文字變化正不必取其類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三

祇進一步言其速耳且蒲葦之生亦必積月累時果蠃之化不過七日其速甚矣似仍以古注爲確朱子作或問謂此瑣碎不足辨固知章句之有未協矣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脩身以道此身日在道中道無不盡卽身無不脩也脩道以仁仁字卽指惻怛慈愛說經綸天下之大經卽此脩道也肫肫其仁卽此脩道以仁也蒙引謂仁字兼三達德不可從章句謂能仁其身句亦不可泥

華嶽

華山太華山也嶽山吳嶽山卽禹貢之岍山也孔疏引

地理志云吳嶽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在雍州
案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
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華嶽自是二山
此處所稱乃與河海對文也

集說

元陳可大滄集說好以己意改注疏其中有斷不可通
者約舉數條如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橫奉之令左
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榑榑衡上低昂疏云所奉
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
垂也釋文云橋居席反集說分橋衡爲二而爲之說曰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三

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夫以橋爲橋梁之
橋橋所以濟人不必皆高或有高者則中高而左右下
奉席者若如此狀則不得如衡之平矣況秦漢以前名
梁不名橋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云謂講問之客也
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疏云所布兩席
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
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
丈也集說云兩席並中間空地共一丈則於函字不合
矣且兩席之閒止空三尺三寸有奇古尺當今尺十之

七則爲二尺三寸有奇矣如此迫狹或可接膝密談何足以指畫乎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云士師謂兵衆士之爲兵師之爲衆有何可疑集說乃云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橫之意歟則以士師爲刑官矣不特士師之來無庸警備且自遠見之何以遽辨其爲士師乎

席蓋不入公門注云席蓋載喪車也疏云喪車蓋也與下重素爲類惡其不祥也集說分而爲二曰席所以坐臥外九室九卿朝焉獨不坐乎曰蓋所以蔽日與雨庫門卽郭門去公宮尙遠雨與日能不蔽乎是有意與古人爲難矣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注云題上事下有教世子句注云亦題上事下又有周公踐阼句注云亦題上事蓋古書有此例爾雅釋天等篇如此者甚多集說旣引石梁王氏之說以爲衍文下又自爲曲說殊屬無謂

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躡席疏云失節而踐爲躡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集說云此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得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

己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矣如此說是登席當由前也鄉飲諸禮及鄭注皆誤矣抑思布席雖密豈無容足之地若數人共一席獨不可由後升乎陳氏此條尤謬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以讀書食則齊爲句蓋空坐則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及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也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可知集說以讀書食爲句引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眞是費解

少儀凡羞有涪者不以齊疏云涪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主人味薄卽曲禮所謂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三

無絮羹也集說以涪爲大羹此言凡羞非祭祀非饗禮不知大羹何來且大羹不致此又何待說邪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正與上事之違針對集說以男行而女不隨親迎而女不至釋之與上恐事之違也句何涉

集說所采大率取之孔疏或以疏文太繁約舉其說此亦不得不然然纂述之體直載其說者當載其書名以己意約舉其義者則不必載其名今案集說有約舉其義者或加疏曰二字有直載其文數行者反不加疏曰

二字并有以疏說嫁名他人者如石梁王氏未詳何人
陳氏屢載其說實多疎謬又有浩齊者亦不知何人集
說不載其姓其說亦卽疏說陳氏豈欲采疏說而畏人
議之乃更爲此展轉以示其采用之博不專一書歟似
失纂述之體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

卷四 三禮

三

羣經識小卷四

高郵李惇著

手文

隱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昭元年傳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頗疑虞字魯字筆畫太繁正義曰石經古文虞字作𠄎魯字作𠄎如此則與手文相似矣今說文猶有𠄎字爲字古文亦作𠄎皆與手文合也

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曰元年者人君卽位之始年也正月者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一

一歲之首月也曰王正月者春秋魯史而所用之正朔稟於天子故曰王正月也次王字於春字下者春爲四時之首百王所同而正月則時王之所定也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固魯史之舊文左傳更加一周字者所以別於夏殷之正也自緯書有五始之說漢儒董仲舒何休因之杜氏亦襲其說宋胡氏亦因之遂以此爲開卷第一義不知元日元祀月正正月其來已久古器物亦多稱王正月非夫子所創之新義也義本易明而諸儒強爲推衍似失之鑿矣

及其大夫

弑君而書及其大夫者春秋有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有正色立朝之節仇牧有不畏強禦之忠荀息雖失匡諫而能不負所託忠於所事皆春秋所深嘉故特書之公羊以三人爲賢是也左氏亦無貶辭杜氏拘於傳例謂三人書名皆貶辭因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其說可謂舛矣經書弑君凡二十四其餘諸臣皆賢於此三人而得不貶乎抑將正此三人之罪爲弑君者分罪乎聖人作經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初不以名與字爲褒貶書

名書字史家自有其文夫子特因其舊耳劉氏敞曰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此亦不然國君不生名薨則以名赴史家因而書之大夫無生卒之別沒則稱字此自各不相蒙不以名與字爲尊卑之所在也

穀梁以孔父爲字杜氏以爲名唐啖氏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豈皆名乎春秋時如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孔子之氏正以先祖之字爲之則其名嘉而字孔甚明其孔父嘉連舉者如宋蕭叔大心鄭祭仲足之類杜以蕭叔祭仲爲名亦誤也以名爲貶固非以字爲褒亦不然蓋春秋之美孔父在及其大

夫四字不在稱字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仇牧荀息皆然不以名與字爲異也

穀梁曰爲其祖諱也其說亦是春秋雖非孔氏家傳然或本爲孔父嘉聖人節去一字於義亦無害也

杜氏因書名而定其爲貶此說經一大障礙又從爲之說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矣

紀譌爲杞

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案紀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三

侯爵杞在春秋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則此三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矣諒哉

失地稱名

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春秋時滅同姓者甚多皆不書名惟衛侯燬書名朱子謂因有衛侯燬卒而誤衍者是也惟失國之君書名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程子謂大爲紀侯名較大去之說甚爲平正至桓公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則公穀失地之說是也是時鄧尙未滅豈爲國所逐而出歟不可考矣要

之左氏賤之之說非也

紀當爲己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胡傳云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謹案胡氏據穀梁傳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云其不地於紀也范甯解云春秋戰無不地卽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四

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傳其不地於紀也者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故何休難云在紀無爲不地康成云紀當爲己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己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已然胡氏又踵其失亦鹵莽矣

此戰內以公主之外以齊宋主之魯與鄭爲一黨紀則求庇於魯者齊與宋爲一黨衛燕則從其役者宋之所怨者鄭而前年魯棄宋與鄭十二月及鄭人伐宋則更怨魯齊之所欲取者紀而魯常庇紀則又怨魯故四國

伐魯魯侯紀鄭兵至而始與之戰故曠日持久兵遂深入也紀先於鄭者侯爵也齊雖侯爵而屢先於宋者國大兵強也

送媵結盟

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此條說者有三失誤貶公子結一失也誤解陳人之婦二失也誤解於鄆三失也杜氏預曰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傳曰譏其輕以失人也孫氏復曰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惡之又云秋盟而冬加兵非所以利國家是皆誤貶結也案諸儒矯制之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五

說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翬溺專命之比齊之伐魯自因魯納鄭詹非因鄆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媵陳之好也鄆之盟卽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據事直書結稱公子固非嘉之盟稱遂及亦非惡之也劉氏以陳人爲陳大夫胡傳以陳人爲微者皆誤解陳人也案媵雖淺事而非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魯不必往媵况遣卿致之乎其不言陳侯夫人者穀梁所謂略之者是也因媵而盟書之意在盟不在媵也程子謂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吳氏徵謂媵乃結之私事皆誤會於鄆也案孔疏云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

國使之從嫡而行鄆爲衛地陳取衛女結送媵向衛至
鄆停女會盟蓋自魯至衛都鄆乃必由之路適至於鄆
聞齊宋之謀而遂及之也此節句讀當以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爲句於鄆另作一句不當混作一句讀

虛邱之戍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左傳云虛邱之戍將歸者也如
傳文則是公敗邾之戍兵而不詳其所以敗之之由杜
解云邾人旣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
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
之謹案齊自爲魯誅亂魯復請而葬之者正義所謂外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六

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者
是也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欲侵魯齊魯本無
怨惡亦不因送喪而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
齊故敗之亦不合事情僖公之於哀姜非有母子之情
也竊謂以經文觀之當是邾來伐魯而公敗之也傳例
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莊十一年公敗齊師於長勺
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鄆書法正同
下云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亦相類想邾人旣送哀
姜爲魯除害或亦如莒人索賂之事耳然則左氏不足
據乎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爲魯地或是邾人

乘魯之亂取虛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故過魯而爲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己意逆斷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

風馬牛

僖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云馬牛風逸乃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謹案牝牡相誘曰風書馬牛其風是也尙書正義亦引此爲證賈逵云風放也風馬牛不相及言其相去之遠也杜氏舍常解立說於文義終不分明

縮酒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七

僖四年傳無以縮酒杜解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謹案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杜解蓋本於此然案後鄭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涕酒也醴齊縮酌如後鄭說則茅有兩用縮酒亦必兼二義乃備一取其歆一取其潔郊特牲曰縮酌用茅則涕酒之用九大杜專用鄭大夫說遺却涕酒一層於義未備

高粱

高粱一地而杜解三處互異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粱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粱之盧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梁注在平陽楊縣西南案平陽縣爲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在臨汾東北五十里注皆云西南方向已屬不合至楊氏縣則漢志晉志皆無之此注氏字蓋羨文也案昭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注亦曰平陽楊氏縣蓋因傳文有楊氏字後人遂誤衍氏字遂并十五年注亦衍氏字也若僖九年注則陽字下脫一楊字耳其實四處注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八

號射

號射見僖十四年傳杜解云號射惠公舅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小戎子生夷吾則號射非惠公舅也杜氏蓋本國語公曰舅所病也之語然彼處韋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則固不以惠公爲號射之甥矣韋說似勝杜解

二注互異

僖二十年傳公子士洩堵寇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以前伐滑爲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

滑爲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
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
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又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
寇及堵俞彌爲二族然案前後二役似皆此二人洩堵
寇卽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及
寇爲其名若字也鄭公子多不可考杜於前則以洩字
屬下於後則以洩字屬上似非再案宣三年傳文公子
有公子士則洩字屬下無疑

城父父城

僖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杜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九

父縣二十四年傳邗晉應韓杜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
昭十九年傳大城城父而寘太子杜解城父今襄城城
父縣今檢漢晉地志漢沛郡有城父縣晉分沛郡置譙
國城父遂屬譙國杜云夷在譙郡城父縣者是也至彼
二處城父並當作父城漢父城縣本屬潁川郡晉分潁
川置襄城郡父城遂屬襄城漢志父城縣注云應鄉故
國周成王弟所封杜解蓋本於此其當爲襄城父城縣
無疑曰襄陽者亦傳寫之譌也楚寘太子之處亦在此
地杜解亦當云父城蓋此地春秋本名城父而漢晉志
並作父城者蓋漢時因沛郡有城父縣而改作父城耳

宣十二年邲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
案沈尹前此未見後惟成七年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
再見而已其他事迹無考注云沈或作寢寢黜也是說
作縣尹矣正義云楚官多名曰尹是以爲連尹王尹之
類如其說其官亦遠在司馬右尹下不當將中軍也今
案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之事與淮南子劉向新序正
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史記說苑亦同惟外傳則曰沈令
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本爲令尹故外傳曰沈令尹令
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旣而以孫叔爲賢薦之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十

五叔無官

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杜云管叔鮮蔡叔度邴叔武霍叔
處毛叔聃也蓋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爲此皆太
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固以太傅兼司空者非無
官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載毛叔鄭杜云
聃亦誤或傳寫之譌史記管蔡世家有曹叔無毛叔以

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爲長蓋無官者未爲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周公異母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爵尊卑之異豈相妨乎

戊爲疾甥

哀十一年傳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則悼子慙之外孫也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注云夏戊悼子之甥以二十五年傳云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夏戊子爲疾從孫甥則戊當爲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十一

疾甥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慙之女下云故夏戊爲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老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慙曾孫杜氏未曾注明疏亦當爲補出

鞮不從衣

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鞮而登席注云古者見君解鞮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未聞著鞮皆用行膝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偃桓五年傳所謂帶裳幅舄是也禮但著脫屨解屨屨之文而不聞解鞮祇此一見蓋著鞮非禮故衛侯怒之卽以足疾爲辭而猶不解也

其曰君將設之蓋足疾或有臭味達於行滕外也設字从口設聲今監本或作啓或作設皆非韞字从韋以皮爲之或从革从衣者非

凡例

春秋一書義嚴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讀經文而自明者有必攷其事而後通者左氏采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爲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譽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歷數地理世族詳考博證

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十一

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蔽蓋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并其不可通者亦強爲之說說之既久遂以爲必當如是觀釋例中反覆辨論直是實見其然並非爲護傳起見矣杜氏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今案五十凡中如宣四年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此爲周公之舊法乎抑孔子之新意乎五例中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書齊豹盜爲求名而亡三叛人名爲欲蓋而章聖人之意果如此乎其

言曰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杜氏之自以爲度越諸家者其受病亦卽在此矣

三傳

三傳以左傳爲長與二傳相傳陋說迴殊魏鍾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譏公羊爲賣餅家數洵不誣也兩漢儒者多信公羊直是逢時逐臭穀梁之說半與公羊說同其餘亦多迂謬然棄瑕取瑜其中亦多可采公羊中如以王爲文王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爲復仇以宋襄爲文羣經識小

卷五 三傳

十三

王以趙盾爲行仁悖理傷道不過數大條穀梁中如去其例時例月例日支離破碎之談其中亦頗有勝於左氏者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諸子雜家之說尙多可取況二家傳授爲聖門之支流餘派乎

男培紫敬鐫

